



苏联英雄 尼哥拉耶夫

格魯赫夫斯基著

時代出版社

蘇聯英雄尼哥拉耶夫

蘇聯 格魯赫夫斯基著

劉連增 雷隆盛 曹哲 合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С. Глуховский
ГЕРО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оюза ССР
Москва — 1953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介紹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蘇聯英雄尼哥拉耶夫的英雄事蹟，真實地記述了一個普通戰士在戰鬥中成長的道路。在整個戰鬥中，尼哥拉耶夫以團組長的榜樣，以身作則地鼓舞了他周圍的青年團員們。通過尼哥拉耶夫和書中所提到的其他英勇的青年團員，表現了蘇聯青年在戰鬥中的堅苦奮鬥的精神。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鐘樓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中央民族印刷廠印刷·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年12月北京初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20/32 字數：55千字

1—5,500冊 定價(6) 0.25元

目 次

第一章	通往前綫的道路.....	2
第二章	頭幾次戰鬥.....	11
第三章	營的團組長.....	31
第四章	勇敢和光榮.....	60

第一章 通往前綫的道路

在車站的月台上，站着一個身材不高的、瘦瘦的小伙子。他和今天開往前綫的其他應徵入伍的青年人一樣，頭髮剪得短短的，肩上揹着行軍背包。

口音不同的人羣在他的周圍喧嚷着。上了年紀的人替應徵入伍的人拿着東西和包裹；青年人一面走，一面跳舞，腳後跟響起有力的踢噠聲。奏着手風琴，民間歌曲聽起來一個比一個熱情。成對的男女不理會任何人，踱來踱去。姑娘們低着頭，傾聽即將與她們作長久離別的人的話……

軌道上火車頭叫起來——列車就要開動了。值班員敲打着鐘，一位老太太好像專等着這個信號似的，開始慟哭起來。

“立正！”發出了口令。

一位高大而健壯的軍官、步兵大尉穿着帶有兩道負傷袖章的前方戰士服裝，從一位獨自站在那裏的應徵入伍的青年旁邊走過。

“尼哥拉耶夫，跟我來！”

“有！”

尼哥拉耶夫用肩膀輕微正了正背上的背包，邁着與他那矮小的身材不相稱的大步跟在大尉後面走去。

護送新兵大隊的軍官指定伊凡·尼哥拉耶夫做自己的通訊

員，這倒不是因為他看中了這個外表整潔伶俐的小伙子。因為在
這整個大隊中，只有尼哥拉耶夫是在這個城市裏唯一沒有人來
給他送行的人，他在這裏既無熟人，又無親戚，而且，他根本就無
法知道他現在是否還有親戚。

瓦良^❶戰前很久就喪失了父母。兩個姐姐——馬莉亞和金
娜依塔都嫁給了軍官，並且搬到西方邊區的新住所去了。在戰爭
的頭一個月，瓦良被疏散到巴什基里亞的一個國營農場，一年
後，他從國營農場來到了區中心的徵兵委員會。關於姐姐們的命
運，瓦良一點也不知道。在普斯可夫省的故鄉杜布克村早已被德
寇佔據了……

“原來是這樣，”當在徵兵站瓦良把自己的經歷簡略地對大
尉說了之後，他含糊地說道：“這就是說，你不是本地人囉？我是
白俄羅斯人。老人、妻子和小女兒全都留在奧爾沙，那裏已經被
敵人佔領了……”

大尉突然感到有一種莫大的不幸使他接近這位年青人。

“你暫時做我的通訊員，”為了抑制住自己的憐憫心情，他嚴
肅的說道：“跟在旁邊，通訊員！”

“通訊員”這名詞，瓦良聽起來特別有意味。小時候，他和鄉
下孩子們演出“夏伯陽”這幕劇時，總是由他來扮演夏伯陽的通
訊員彼得岑。每年夏天，大姐的丈夫，工兵連連長瓦夏都要到杜
布克村來，瓦良一步也不離開他。當姐夫睡覺時，瓦良就用白粉
擦軍官制服上的鈕釦，悄悄地擦着細柔皮長筒靴。總之，做着
他自己認為是通訊員職責內應做的一切。自然，這些都是童年時代

❶ 瓦良為伊凡的愛稱。——譯註

的遊戲。但他却牢牢實實地記住了：通訊員必須是一個敏捷而機警的人，必須珍貴長官對他的信任。

並且，從姐夫的談話中瓦良還知道被選拔入軍事學校的青年，不僅要有文化程度，同時要有結實健壯的體格，因此他熱心地從事體育運動。每天早晨，他和瓦夏姐夫一樣做早操，用涼水沖浴，將周身擦得通紅。瓦良在院子裏安裝了單槓，用石頭，盛水的桶，以及他所能找到的一切東西來代替啞鈴和鐵槓。他的筋肉漸漸結實起來。輕巧的身體充滿了力量。只是那不顯眼的小個子使瓦良很苦惱。不論是在學校裏和遊戲中，瓦良總是同伴們中最小的一個，就是後來在同年的青年團員之中也是這樣。由於他的身材而可能不會被接受入軍校這件事情，甚至使他不安起來。可是他又沒有勇氣拿這件事情去問他的姐夫。

戰爭打亂了這個少年的計劃。在疏散以後的日子裏，瓦良從早到晚都在農業機器站工作着，並且像別的青年團員一樣，在農莊青年中進行宣傳鼓動工作。

在他參軍的時候，全村的人都來歡送他。但是，在這個陌生城市裏的徵兵站上，他感到生疏和孤零，所以他才那樣高興同大尉說話和那樣愉快地接受了通訊員的任務。

可是，一路上尼哥拉耶夫沒有一次機會去執行通訊員的職務——大尉把一些比照顧自己更加重要的事情委託給他做。

“看來你讀過很多的書！”大尉有一次說道，這時他們已經進一步熟悉了。“在空閒的時間裏，應該給戰士們讀讀書報。我這兒有些書籍，但你的主要任務是要每天給戰士們讀蘇聯情報局的戰報，到車站取新報紙和記錄電台的廣播。列車上有無線電收音機。”

起初，尼哥拉耶夫有些胆怯，他一走進車廂，必定找一位年長的人來召集戰士，讀完戰報之後，就急急忙忙地走開了。有一次，正當他讀到一個被蘇軍解放的村莊的名字時，他們打斷了他：

“等一下！”一位戰士從車廂的上層擱板上跳了下來，叫道。“讓我自己來唸……對！居民點索福洛諾沃！”他快樂地說道。“這是同我們比較鄰近的村子。我們曾經到索福洛諾沃村去參加過晚會，那時我們被當做可以成為他們村裏的女婿的青年……”

於是開始談起戰前的生活，家鄉情況以及親人的命運。尼哥拉耶夫已不像先前那樣立刻站起來向別的車廂走去了。在下一次的座談中，尼哥拉耶夫給戰士們唸了普斯可夫省游擊隊的戰鬥事蹟。唸完後他自豪地說道：

“我的老鄉就是這樣地在戰鬥着。在我們普斯可夫省有森林，也有湖泊：有給游擊隊開展活動的地方！”

“古老的俄羅斯土地啊，”有人說道。

那個家離索福洛諾沃不遠的戰士說道：

“是的，對每一個人來說，自己的土地都是珍貴的。要知道，這裏的土地到處都是自己的，我們大家的，蘇維埃的。只有希特勒這個蠢貨才認為西伯利亞人與立陶宛人毫不相干，說什麼格魯吉亞人和哈薩克人是沒有理由為解放白俄羅斯的土地去流血。他就是以淺薄的法西斯的度量來衡量我們的人民。難道不是這樣嗎？”

於是注意力都集中到讀報人的身上了。尼哥拉耶夫明白，應該比平常那樣簡單地說聲“是”，要多談一些。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彩色明信片，站起身來大聲地朗誦着風景圖下的題詞。

“難道我們的人少嗎？從庇里明到塔甫利得，從芬蘭寒冷的陡岩到炎熱的科爾希達……鋼鬃在閃着亮光，俄羅斯的土地不會站起來嗎？”

他停了片刻，然後低聲說道：

“這是普希金寫的。還在前年的夏天，我們的文學教員德米特利·米哈依洛維奇·斯摩洛夫領我們到古老的斯亞柯爾司基寺院那裏去遊覽。普希金就安葬在寺院的旁邊。在墓前，我們讀了他的詩，就是這幾行。”伊凡因困窘而臉紅了，“我也讀了，回想起來，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

大家沉默了……

“敵人破壞了我們的和平生活，”一個年長的戰士非常氣忿地對隣近的人說道。“我也有這樣一個小伙子應徵入伍了，”他把頭向尼哥拉耶夫那邊點了一下，“大的孩子們，他們現在本來只合是研究科學的時候，可是，發生戰爭了。需要了解另外一門科學——軍事科學。大尉說我們將去學習砲兵。是這樣嗎，小伙子？”他向尼哥拉耶夫問道。“你和大尉比較接近，想必知道吧……”

“不行，這是軍事秘密。要是能做個砲手——坦克殲擊手，不挺好嗎！”尼哥拉耶夫興奮地說道。“現在，每一份戰報中都登載着敵人坦克衝鋒的消息！必須消滅敵人的坦克！燒掉它們！”

當他向另外一個車廂走去時，那個年長的戰士望着他的背影說道：

“好小伙子。”

預備團駐紮在前綫附近的一個鄉村裏。

伊凡·尼哥拉耶夫起初是編在迫擊砲營。後來，他和一批最優秀的戰士一起被送到離前綫只有幾公里的近衛反坦克殲擊營的四十五公厘平射砲連的砲手們操練的地方。

担任砲長的都是些老練的、曾在葉利納和洛沃西利打退過德寇坦克衝鋒的前方戰士。操練休息時，砲長們就向還沒有遭過砲擊的新戰士們講一段戰鬥故事；在這些戰鬥中決定對射命運的，乃是全體砲手們的機智和敏捷的動作，特別是瞄準手的技能和熟練的操作。

“你將成爲一個瞄準手，”一位中年的上士砲長馬洛卓夫對尼哥拉耶夫說道。“既然如此，你就必須永遠記住，你的錯誤會使全體砲手的勞動化爲烏有。我們是殲一擊一手。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戰鬥中要按照這樣的規則行動：發現了——就殲滅它！可是要知道，敵人也能發覺我們的！因此，我們的動作應比他們敏捷，發射應比他們迅速，瞄準應比他們準確，明白嗎？”

上士是不輕易表揚人的。當問題牽涉到對砲的愛護時，他的態度是特別嚴肅的。假如有哪個戰士把砲叫做“小四五”，那他就會令人悔恨地皺起眉來，制止這樣的戰士，說道：

“你自己才是小四五呢！我們的砲是平射砲，我們大家都在這門砲的跟前服役。人們都是這樣叫我們：服役的人。所以，我們就應該以適當的態度來對待它。”

尼哥拉耶夫非常努力，就連在休息的幾分鐘他也不離開砲，利用所有的時間練習瞄準，並且，自己叨唸着測角器和瞄準器上的諸元。

“你在耍魔術嗎？”上士溫和地問他道。“吸烟的口令過了，而

你……不過，好好幹吧，勤奮會得到一切的。”

尼哥拉耶夫爲什麼在休息的時候不和吸烟的人們湊到一塊去，除了軍人勤勉之外，還有一個別的原因。通常在這幾分鐘裏，戰士們都談起一些家務事，親人的書信等等。可是尼哥拉耶夫從來沒有人給他寫過信，也沒有人回答過他的訊問，所以他也就失去了得到親人音信的希望。姐姐如今在哪裏呢？姐夫是否還活着？他的連隊在戰前駐紮在巴爾齊卡羣島的一個小島上。怎樣找得到德米特利·米哈依洛維奇的前綫地址呢？自從瓦良在動員的第一天送別了他親愛的教師上前綫去的時候起，已經發生過很多事情。而現在戰爭正在白熱化，敵人已經迫近了斯大林格勒……

在射擊考試時，營教導員葉利林到馬洛卓夫的砲兵班來了。葉利林就是從巴什金林護送新兵大隊的大尉。他和尼哥拉耶夫就像對老朋友似的問了好，在離砲不遠的地方站住，說道：

“看一看我過去的通訊員是怎樣操作的。”

伊凡有些惶惑不安。馬洛卓夫向他眨了個鼓勵的眼色，說：

“尼哥拉耶夫會顯身手。不會有錯的。射擊完了以後，青年團員們將要討論他的入黨申請書呢。”

“優等的射擊成績，就是一份很好的介紹書。”大尉說道。

這是一個霧氣沉沉的秋天的早晨，還停立在原地的活動標靶在遠遠的塹壕胸牆上模糊地陰暗起來了。尼哥拉耶夫希望射擊不要馬上開始，希望天氣晴朗起來。可是突然間電話員舉起了手——下達了“準備戰鬥”的口令，接着馬洛卓夫又高聲地重複了一遍。幾秒鐘後，在胸牆上出現了第一個向右移動的目標——坦克模型。隨後第二個，第三個……

尼哥拉耶夫緊貼着瞄準器，一瞬間他覺得這不是模型，而是真的坦克，似乎這些坦克已經衝過來了，而他必須阻止它們，打擊它們和殲滅它們。

“開火！”

火炮應令發射。立時觀察所通報第一個目標已被擊中。尼哥拉耶夫在瞄準器裏已經又找到第二輛“坦克”。

“開火！”

“停止一射擊！”電話員從觀察所宣布了指揮員的命令。尼哥拉耶夫莫名其妙地向四下望了望，不知為什麼這樣快就停止了射擊。

“多麼貪心的人！”他聽到了大尉的愉快音調。“真的，這樣的瞄準手，如果不讓他停止射擊，所有的模型都會被他打壞的，別人就什麼也打不上了。好樣的，尼哥拉耶夫！”

大尉參加了在村外召開的營的青年團支部委員會。開始討論尼哥拉耶夫的申請書，可是大尉的發言好像和這個申請書全然沒有關係。

“斯大林格勒城下正在進行着艱苦的戰鬥。”營教導員說道，“現在整個世界都在注視着這些戰鬥的進行。在後方，在前綫，蘇維埃人沒有吝惜過自己的力量，爲了勝利，他們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不久前，我到我們戰綫的一個地段上去了一次。在前沿陣地上大家談的都是些什麼呢？是斯大林格勒。前綫的報紙每天都登着呼籲書：‘你用什麼幫助斯大林格勒的保衛者？’在伏爾加河上，正在決定着戰爭的大局，每個人都把幫助斯大林格勒當做自己的切身事情，所以，在我們這個地段上殲滅法西斯匪徒，以及我們優良的射擊成績，雖然暫時還是教練射擊，還有我們力求

儘快掌握殲擊的本領，以便加入前綫作戰，——所有這一切，同志們，都是在幫助斯大林格勒的守衛者。

青年團員伊凡·尼哥拉耶夫學習得很好，射擊優良，一切都像近衛軍那樣！我老早就在注意尼哥拉耶夫了，而且應該告訴你們，他是一個好戰士，將來到戰場上，我想，他會顯示出自己的。當砲兵團的黨組長問我應該指定誰來擔任第一砲兵連的團組長時，我想了一下，提出了尼哥拉耶夫。我所以要考慮的原因，是因為驟然看來，尼哥拉耶夫那種嚴肅的態度同他的年歲可能有些不大相稱。當然嘍，他爲什麼一定要特別表現出孩子氣呢？他喪失了雙親，誰也沒有給過他一封信，誰也沒有向他問候過。這樣的戰士在我們營裏是沒有第二個的……終歸說來，青年的領導人不僅應在學習上和戰鬥中做模範，而且應當以自己的樂觀情緒和近衛軍的飽滿精神來做同志們的榜樣。”

大尉停了一會，然後毅然地走到身材矮小的瞄準手跟前，將兩手搭在他的肩上，一雙巨大的手掌完全蓋住了他的肩膀。以父親般的嚴慈態度、同時以親切的口氣說道：

“應該習慣起來，尼哥拉耶夫，儘快地習慣起來。我們都同情你。這種同情，正如一位俄國將軍對他的兵士所說的那樣：‘把部隊看做家庭，首長當做父親，把同志們當做親兄弟。那時就會過得愉快，友好，一切都會有辦法的！’”

“我……我明白，”尼哥拉耶夫咽哽地、細聲答道。

會議開得很簡短。青年團的積極分子都知道，夜間，砲兵營就要進入前沿陣地，所以大家必須儘快地回到各連去。

第二章 頭幾次戰鬥

在反坦克殲擊營開到的那個布良斯克戰綫的地段上是一片寂靜。

尼哥拉耶夫甚至不相信，敵人的塹壕離我們前沿陣地總共不過百多公尺。由於同敵人的接近和這個對前綫來說不平常的寂靜，使得年輕的戰士們更加警覺。一百公尺……尼哥拉耶夫想像着鄉村運動場上的百米跑道，他跑過這跑道，只須聽得風在耳邊嘶嘶作響的幾秒鐘時間。有時在這跑道上放着高欄的話，那也只須加上兩三秒鐘跳欄的時間就夠了。而這裏每一小塊土地都密密地敷設着地雷，插滿了纏着鐵絲網的木樁，到處都被監視着，到處都被火力控制着。在這裏，不但不能前進一步，甚至也不敢露面。

第一砲兵連陣地的位置與步兵隣接，正好是在指揮部決定衝擊的那個佈署有堅強防禦工事的小高地的方向上。衝擊的準備工作進行了很久，而且進行得非常隱蔽。在一百公尺的“真空”地段上，更正確的說，在這地段的下面，工兵在挖着坑道。他們每夜一鍬又一鍬地挖向敵人的支撐點。一天早晨，幾處巨大的爆炸聲把周圍的土地都震動了。

砲兵們看到了黑色的烟柱怎樣在小高地上飛騰起來，我們的步兵怎樣越過佈雷場上的道路向小高地猛衝。在敵人的塹壕內還在進行着劇烈的白刃戰時，第一砲兵班已將自己的砲拖了

出來，並將它轉向叢林方向。從叢樹林中駛出了載着衝鋒槍手的裝甲運輸車的行列。

車子一共五輛，它們用最高的速度奔馳着，尼哥拉耶夫起先覺得車子很多。瞄準手發出的第一發砲彈在頭一輛車的近旁爆炸了。駕駛員在行進中突然將車子駛出公路，衝鋒槍手們從車上跳下，向各方散開了。尼哥拉耶夫急忙瞄準第二輛裝甲車，第二輛停下了幾鈔鐘。他發射的三發砲彈擊中了它。

“後退！挖掩體！”砲長喊道。

砲剛剛掩蔽好，敵人的大砲便向小高地的頂峯開始轟擊起來。

馬洛卓夫留在上面，在爭奪過來的塹壕裏，不一會，尼哥拉耶夫聽到了他的口令。

“用霰彈！……”

一定是德寇的步兵要開始反衝鋒了。

砲手們幾次把砲拖出，進行直接瞄準射擊，協助步兵擊退敵人的反衝鋒，壓制敵人的火力點。

傍晚，戰鬥平息下來了。

“打得怎麼樣？”裝填手梁賓哈諾夫問尼哥拉耶夫道，接着自己回答自己說：“打得挺準！可是爲什麼上士不高興呢？”

尼哥拉耶夫抱歉地聳了聳肩。

當時他一直是站在瞄準器旁，沒看見他背後的砲手們的工作情況。可是砲始終是準備好戰鬥的，可見裝填手梁賓哈諾夫和發射手沙布尼克、彈藥手高林耶柯和菲爾索夫（砲兵班的全體青年團員）都工作得很好。也許砲長是不滿意他這個瞄準手？可是，我們也已擊毀了一輛裝甲運輸車，打散了敵人的步兵，壓制了幾

個火力點。尼哥拉耶夫親自聽到步兵們怎樣從自己的塹壕裏喊：“好樣的砲手！打得他們夠受的！”

那麼爲什麼平時對砲手們的教練射擊和對每個砲手的動作都樂意而且詳盡地給予講評的馬洛卓夫上士，此時却皺着眉、長時間不作聲呢？要知道戰鬥任務是完成了，而且火砲排排長還在自己的報告裏稱讚過第一砲兵班哩！

尼哥拉耶夫最擔憂的是馬洛卓夫似乎已經察覺出在戰鬥開始時，他，尼哥拉耶夫感到了恐懼。當裝甲運輸車出現時，他並沒有把籠罩着他的胆怯感顯露出來，恐懼被壓制住了，被戰勝了。當第一次精確地命中一輛後，沒有給他再射擊一次的機會，甚至使他感到可惜。一切就是如此，可是上士一下便什麼都知道了……

“親愛的朋友，請你不要在我的眼前顯示自己的胆量吧！”尼哥拉耶夫聽見了他背後砲長底瘡啞的，發怒的聲音。瞄準手哆嗦了一下，慢慢的轉過身來，看見上士馬洛卓夫手裏拿着鋼盔，發射手伊凡·沙布尼克筆直地立在他的面前。

“今天在戰鬥中發射手沒有戴鋼盔，說不定明天瞄準手就會說鋼盔妨礙他瞄準目標。”

“不滿意我的射擊啦，”尼哥拉耶夫心想一定是這樣的，同時他記起了有一次鋼盔確實妨礙了他貼近瞄準器。

“你扔掉這套把戲吧！”上士已經放低了聲音繼續說道，“讓彈片白白地敲破你的腦袋我要負責任的”，他大聲地呼喚：“尼哥拉耶夫！”

“有！”

“你想怎麼樣，瞄準手，要不要把人們召集起來？讓同志們跟

沙布尼克解釋解釋他這種‘英雄行爲’有什麼價值。”

“爲什麼在人們面前解釋呢？”發射手慌張地說道，“砲長同志，我今後就連睡覺也戴着鋼盔，要不然……”

“好吧！”馬洛卓夫揮了一下手讓他走開，然後走到尼哥拉耶夫跟前說道：“戰鬥的洗禮還滿意嗎？”

“不知道。”尼哥拉耶夫坦白地承認道。

“近衛軍人是不應該不知道的！”上士沒有改變聲調說，“你過於急求成功了。說來這也是我的過錯。過去我教你要盡可能迅速地射擊，是指在敵人坦克衝鋒時說的，而這裏，不僅動作要迅速，同時還不能慌忙。對車輛縱隊應該怎樣射擊呢？先揍掉第一輛，再打最後的一輛！這時道路就阻塞了。不過，總的說來，頭一次這樣還算不壞。”

尼哥拉耶夫這才放了心。

青年的砲手們知道，一清早敵人又會開始反衝鋒的，但這並沒有把他們吓住。又有兩個砲兵班開到了，他們已經挖好了掩體。迫擊砲手們已經佔領了新的陣地，彈藥和用保溫飯盒盛的熱食也輸送上來了。尼哥拉耶夫不久之前以爲沒法通過的“真空”地帶現在已經留在後面了。這一小高地是如此無關重要，據說在有些地圖上都沒有它。但是爲了把敵人從高地上趕走，是需要付出多少勞動、機智和勇敢啊！現在，近衛軍步兵已在貫穿高地的塹壕的彎曲處，鞏固地、可靠地、像主人樣的駐紮下來了。

上士馬洛卓夫把梁賓哈諾夫和菲爾索夫留在砲旁值班後，叫其餘的人都去睡覺。尼哥拉耶夫躺下睡在他同名的戰友伊凡·沙布尼克的旁邊。沙布尼克小心地將鋼盔藏在自己枕頭下面。“砲長的話見效了，”尼哥拉耶夫想道。同時他又回想起上士